

猫债

吴藕汀 著

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人之命运，猫之遭际……一位古稀老人与猫的情感记录

图书出版编目(CIP)数据

猫债 / 吴藕汀著. —北京: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04
ISBN 7-80501-297-0

I. 猫… II. 吴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2385 号

猫 债

MAO ZHAI

吴藕汀 著

出版: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·北三环中路6号

邮编: 100011

网址: www.bph.com.cn.

发行: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 × 1240 1/32

印张: 3

印数: 1-6000册

书号: ISBN7-80501-297-0/I·2

定价: 16.00 元

吴藕汀 著

貓債

吳藕汀

時九十一



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





百草庐（吴藕汀刻）





吴藕汀，浙江嘉兴人。一九一三年生。曾在浙江图书馆工作多年，是版本目录学家。工词善画。一九八六年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著有《词名索引》、《烟雨楼史话》、《词调名辞典》、《嘉兴词徵》、《药窗诗话》、《戏文内外》、《十年鸿迹》、《吴藕汀画写意山水技法》等。

序

柯文辉

欠个人的、物质的债好还，欠群体的、精神的债很难还清。但迟早要还。虱多不痒、债多不愁的无赖态度，逃不脱时间与公论的惩罚。

《猫债》外冷内热，文笔老辣，新意层出。使我们既不忍卒读，读起来无法放下，又唯恐读完，仿佛就要与作者惜别似的。

这是二十多只平凡猫的列传。它们存活在特定岁月，比那些被运动催眠而进入狂热状态的人们，更多平和的天性。这不是猫的幸福，是人的悲哀。作者笔下不带寓言及拟人化手法。就猫说猫，不限于猫，又未离开猫。读来可叹、可惋、可泣、可歌，可俯首向大地，可昂头叩苍天，可捶胸自悔，可低徊湖畔，可掩卷灯前，可寻猫交谈，可与孩子对话。使你惊诧于光阴悄悄逝去的充实和空虚。于是心雷连鸣，跌宕起作者悲悯宏毅心律的回声。良知从沉睡中惊醒，你踏上自省吾身的漫漫征途，不但惊异于同胞们对浩劫中生灵涂炭草木生哀的健忘，对他人痛苦的麻木，对生命缺乏敬畏。至多是受难者诉说



遥夜中大家欠他多少债，很少人检查自己为保命而屈从谬误，容忍假丑恶横行，未以血肉之躯去制止罪恶而深深地愧疚，勇敢地负起弱小但无可推卸的责任。作为学者词人画家，同样灾难放在肩头，他敏锐的神经会感到比同胞们多十倍的重量。他不写骨肉生离死别几番冲击书画抄尽的沉痛，把这哀痛消化进民族悲欢的大洋。唯独借猫警世，倾吐一支饱润悠长的夜歌，抽出心弦，紧紧绷在南浔水乡小桥如弓的倒影上，墨潮涌动，大时如瀑，细则若丝。如雹的精灵，雪的叹息，灯影的颤舞，猫尾的旋动。有紫色的忧郁，白色的纯洁，红色的血痕，黑色的墨香。喷涌挚爱和希冀的微雨，播种真善美透明像水晶般的幼芽。我流下欢乐的热泪，双手搓揉自身渺小灵魂以验证呼吸的存在，替老人喝彩、协奏！因为无力，我掷笔披着丽日狂奔大野，想把感受告诉乔林、危崖、奇石、海涛。四面岑寂，万籁无言。我怎能说清……



在饥谨年月缩食喂猫，即是喂自己荒歉的思维。与它们打交道最安全。靠它舔干流血的伤口，作超语言的交流，恰好添加几分活下去的理由。

十八年前，我去南浔拜谒作者，窄窄的河，短短的桥，细长的巷子，仅容一人进入的小门，两人不能并肩同走的路。土坛上几丛青碧，屋小而暗，书少而精。薄板代桌，上坐小猫。一切平平常常，主人与我促膝谈及

幼年养蟋蟀、拍昆曲、赶庙会灯节，说到好莱坞影片表演得失，畅想飞碟有无，附近藏书楼古书命运，纸墨刻工好坏，如数家珍。在谈兴正浓时，猫跳到老先生膝上仰望，如有所待。先生用嘉兴方言向它问及饥饱温寒。一只手抱起猫，另一只手抚摸它柔和亮丽的毛，猫成了婴儿，沉醉在温暖里，四肢立在手心，把背脊朝房顶耸上去，耸上去，变形诡幻。先生慈蔼的眼漾出春风，大概沉浸在回忆中，悲欣交集。

他抽出唯一的毛笔，用齿与舌头轻吮几口，笔芯过硬，只得蘸些清水，在砚上重戳几下。我铺上一张宣纸，不想猫跳上纸伸开四肢就睡。先生推它，纹丝不动。主人将笔插回笔筒，画兴全无地再次抚摸它，哼出一首词，躬身伏在案上，人面猫背相偎倚，阳光明艳，人与自然十分和谐。

两年后我又造访，畅谈一日，薄暮告辞，老人抱着猫把我送上小石桥，举起右掌嘱告我珍重时，五指的影子为猫遮住似火夕阳，半眯的猫眼忽而睁圆，幽亮犹同宝石，跟主人一起向我注目，尾巴还绕了个圆圈，替先生的手势添了一个感叹号，人猫合一。我朦胧地感受到“圣人之德及于禽兽”的古训，更加景慕先生，依依不忍离去。主体是小桥碧波，街树扶疏，秋风斜阳，阳刚父爱，温林师德，都蕴含古典诗词境界，而轻盈小猫的色



彩近乎现代，只是陪衬。这一切，合成词人的风格，精通传统，关怀当代。此情景饶有画味，又有谁来操觚写出这水墨情韵？

先生画笔直追黄宾翁；篆书敢创格，中锋厚拙酣爽，骨趣兼呈；去年已九十一岁高龄，手书有关戏曲、电影、地方文献、论画书简、诗话、散文文稿四十余万言，一时罕匹。即先生一字不写，一笔不画，也是石缝里长出的苍松。风霜雕琢，冰雪滋养，岚霞绣袍，月华浸洗。群星为冠，溪涧供酒，是仪采内敛的普通长者，和光同尘不失至性的艺术家。猫的遭遇里悄悄流淌着他大段潜在的自传，背对妩媚而真力弥漫，血泪华章比墨写的谎言耐推敲。必被有缘者珍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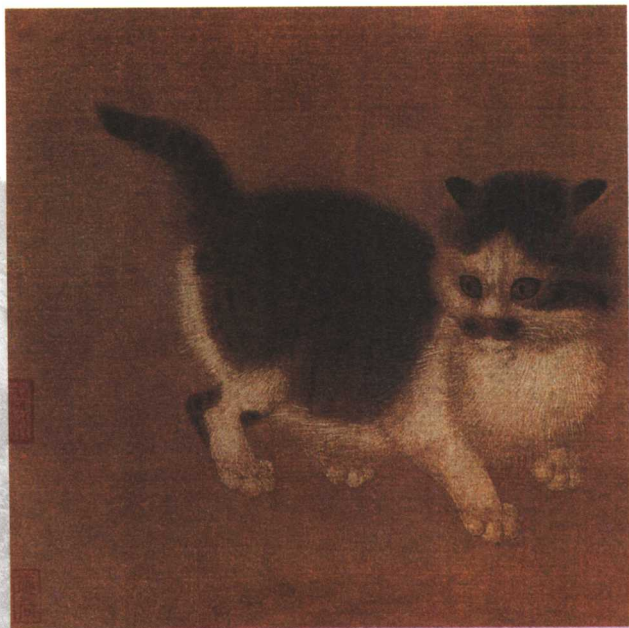
为本书写序，我愧怍不安。只抓住几缕未被岁月吃掉的感觉，聊表敬意。受众高明，恭迎斥正。

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六日，六次校改毕



[illegible]

猫，我说的是家猫，与古代有“迎猫为其食田鼠也”不同。这猫乃是狸，称为野猫。因为家猫与人相处独迟，故不能与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六畜相比，何况十二生肖还不列其名。它的论述，最早见于《孔丛子》一书，有“猫方捕鼠”之句。朱子谓此书“不似西汉文字”。我看此时所说的“猫”，可能未必即是家猫。其实家猫的述及，要到唐代才频频见于故事之中。虽然如此，江南一带，民间养



《狸奴图》宋·佚名



嘉兴中基路南廊下旧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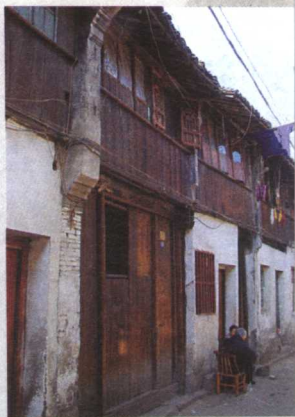
猫的习惯，也来之已久了，我们嘉兴地方当不例外。

猫的性格“禀性乖觉，气机灵捷”，因此“系人事而结世缘”，“若有至亲切而不可离释者”，此清咸丰壬子黄汉《猫苑》自序中云。所以猫得人喜爱，由此可知。我的一生，先在嘉兴南堰，后在湖州南浔。对于养猫风气，觉得大致相似，并无不同。土俗语中，虽有述及猫的，但也不多。好比做事不全的人叫“三脚猫”、精神不济的人叫“煨灶猫”。凡是出门，女宅所办的嫁妆，使用男宅聘金，被人取笑“猫尾巴拌猫饭”。还有“砧头勿响猫勿叫”，指那些生活萧索的人家。“会捉老鼠猫勿叫”，指人暗暗做好要做的事。“瞎猫拖死老鼠”说那盲撞的人。成语也用“猫哭老鼠假慈悲”，来取笑作伪的人。居然也用猫来作谜语，“既系面桶又系脚桶”，说是猫澡面，关键是“桶”字当“动”字了。每到六月六这天，所谓“六月六猫狗众生遛浴”。《古禾杂识》云：“六月六日，驱猫狗于河洗之。”《南浔镇志》也有“浴猫狗”之说。

养猫人家生有小猫，向来一般不作买卖，都是用讨与送的方式，很少用金钱交易。古云：“裹盐迎得小狸奴”，“买鱼穿柳聘街蝉”，甚至用了“迎”

与“聘”。有人称之为“纳猫”。送猫的人家“人家养猫如养女”名之为“嫁猫”。可见，双方也很郑重。但我所见所闻，我们一带不是“裹盐”，而是用糖一斤。糖换小猫，为之常例。因为小猫断乳后，每以糖拌饭喂食，乞者用糖，聊表心意而已。有些人家外加二枝毛笔，希望小猫能“逼鼠”之意。“逼”与“笔”音韵相近，故以代之。

我生长在一个小镇上的商贾之家，开设吴大成烧酒行，自称“白苎村酒家”。“生涯千石酒”所住房屋有上千平方米，有着很好的条件，养猫自是当然的事了。我四五岁刚刚懂事之时，家里养一只三花猫。听说是婶母从南门莲花桥，开设张鼎升酱园的娘家捉来，已有数年，故而叫它老猫。记得我与次兄景哥及小婢等作“搭棚棚”之游戏，我坐在棚内小皮凳上，经常手里抱着老猫，或则让它睡在洋蜡烛木箱里为伴，看小伙伴们游戏，当时的情景还不模糊。到了我七岁上学以后，老猫不知何时死去，已经记不清了。那时我家最喜爱猫之人，要算我姑母了。适城中椿树弄口丁家桥陆氏，与我是爱猫的同好。有一年给我一只头蚕小猫，黑白色雄猫。我很喜爱，常与之同眠。此猫，长大后甚为肥壮，人家都叫它“大头娃娃”。我家升泰南北货号



嘉兴中基路南廊下一角



吴大成酒行一角（摄于
1999年）



吴大成酒行（摄于1999年）

有个海宁同乡，做蜡烛的司务，经常给我讲故事的邓景春，我叫他景春叔，称赞“大头娃娃”为好猫赶三村。民国十三年甲子秋天，我十二岁，卢齐开战，我随祖父母及婶母、庶母去海宁避难，离开了“大头娃娃”，有时做梦也看见它，真是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。在海宁住了一个多月，时局略略平静一些，我父亲与长兄来探亲，虽然交通还未十分畅通，但我急不耐烦地跟父兄回到嘉兴。一到家，就

找到了我心爱的“大头娃娃”，心里非常开心，晚上仍旧同卧一床。不想下一年春夏之交，“大头娃娃”突然失踪，几天不返。非但我，一家人都很急。何况看我很悲伤，派人四处找寻，杳无踪影。我家桥边大盛米行里，甚至悬赏一担米，托人寻访，也无结果，当然失望告终。

镇上卖糖果的温阿大，适有小猫，送上门来，也是一只黑白雄猫。虽然也好，对我来说缺少了感情似的。祖父回送了他十角小洋，聊表心意。温阿大是熟人，也安慰了我。后来有人提起“大头娃娃”的失踪，大概是农村里人上街偷走的。因为本地农村里很多人家有不肯养猫的恶习惯。当然一来是节省粮食，二来是乡下小鱼难买的缘故。但是到了养蚕时节，老鼠作祟，才想到猫。因此有些人家到街上来借猫，蚕罢送回，也是常有。不过有些不规矩的人家，就到街上来偷了。养蚕过后或放走，或弄杀，明年再偷。故而街上失猫的人家，经常要一洗帚打杀十八只蟑螂，咬牙切齿地骂乡下人永远不会发达来发泄一时的闷气。

因为农村很少养猫，所以才有泥猫出售，又叫作“蚕猫”，此古已有之，所谓“猫为泥塑，涂以彩色”。又云：“养蚕人家多买以攘鼠。”吾乡曹王



嘉兴人





庙春天庙会，也有卖“蚕猫”风俗。我家在曹庄设有南北两隆茂酱酒号，地与庙相近，故每年常送给我们小孩子玩耍。自从“大头娃娃”走失以后，伤透了我童年的心。况且正在读书，所以对于猫的喜爱已觉得稍稍疏远和冷落了。后来父亲乞郭淑清女史为我画了一柄扇子。我曾在《药窗诗话》的《三姑奶奶》条中说：“我年方十四。她曾经给我画了一页扇箴，画有一只小猫在太湖石上，芭蕉半掩它的身子，眼看着十姊妹花上的一只蝴蝶，很是生动。当然也为了我爱猫的缘故。”

这时除了温阿大送来的一只小猫外，祖母在下一年清明去海宁上坟时，在我家慎思堂中又捉来一只纯黑雌猫。不久，上海沈氏就是后来学弹词的沈子祥的母亲，又送来了一只三花猫。猫虽多了，总难填补我失去“大头娃娃”的伤痕。比较亲近我的还是黑猫，在厢房北窗之下，伴我读书、作画，解解寂寞。

民国十六年，庶母（朱媚川）因家庭细故，迁居湖滨之红霞楼，我向来由庶母照顾，因此随之在楼上作画，然仍住在宸翰楼上，父亲会客仍在余庆堂下碧桃花馆。红霞楼非要知己宾朋才去。次年，行中伙计于濮院老家，捉来一只狸白小雄猫，放在红



朱媚川女史小影